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六

咸豐八年。戊午。五月。乙酉。巡防王大臣惠親王等奏。本月初五日。奉

硃諭著僧格林沁派員將耆英鎖扭押解來京。交巡防王大臣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刑部嚴訊具奏等因。欽此。臣等督同派出司員。逐日審訊。據耆英供稱實因㗖夷包藏禍心。恐因此有害撫局。並有面陳事件。是以於桂良花沙納代為具奏後。即行進京。至通州後。接奉五月初五日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一道即於通州繕摺。據實覆奏。旋因僧格林沁奉到

嚴旨。將耆英鎖扭押解來京。並將耆英覆奏原摺夾板追回。現蒙

嚴訊。惟有懇求

皇上天恩。將耆英從重治罪等語。臣等謹將耆英所具親供三件。

並通州所發原摺一件。當堂拆閱一件恭呈

御覽。

硃批。著恭親王奕訢。惇郡王奕誴。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秉公定

擬具奏。耆英所具供並摺。發交爾等同閱。

耆英謹具親供事。四月二十七日。行抵天津。見夷人往來

肆行滋擾。既不能以理禁止。又不可以威鎮懾。逆夷肆虐

日甚一日。誠恐民情不能忍受。爭隙一起。全局皆非。至其

中情形。不但不能行諸筆墨。且亦不敢宣之聽聞。辦理實

屬棘手。五月初一日。哷嗪嘓復同通使喴唆嗎至桂良。花沙納。行寓。逼索議准照會。神色俱厲。並呈出當年密陳夷情

硃批摺件。公同展閱。多係辱罵夷人之語。該夷懷疑深恨。誓不甘心。又據委員探聽唊夷包藏禍心。執意不見耆英。緣此桂良花沙納等。公商。唊夷既深怨耆英。縱然在津。於事無益。儻由此頓起釁端。更難措施。是以商令回京。保全撫局。以免決裂。此桂良。花沙納。奏請令耆英回京之實在情形也。遂於初二日。公同商酌。是日桂良因病。有桂良隨員在坐。耆英當向花沙納及隨員等云。如奏請耆英回京。我不敢

列衙。恐致猜疑。若照崇綸。於拜摺後即行起身。又恐民夷
生疑。諸多未便。花沙納云。若夷人問起。便說耆英與你們
意見不合。你們公使。又不肯相見。所以
大皇帝將耆英叫回。耆英云。若商民問起。即可答以公出。不過數
日即回天津。以釋羣疑。於公同議定後。是以桂良。花沙納
另片奏聞
皇上格外
天恩。允准耆英來京。實為通籌夷務全局。面陳機宜起見。竊思耆
英中外多年。雖衰邁糊塗。豈不知舉凡陳奏事件。須俟奉
到

批摺始敢遵行。今未候

批摺。准行回京。誠如

聖諭實屬自速其死。惟所欲面陳之事。實關繫

國家安危大局。又慮該夷耳目衆多。漢奸動輒泄漏。必須面

陳。萬不敢行諸筆墨。是以不揣冒死回京。冀聆

聖諭。俾有遵守。此非擅離津郡以圖脫卸之實在情形也。津門夷

人。任意騷擾。民勇皆有困極思鬭之意。易起釁端。則撫局

恐立見決裂。是通州一帶。務須妥籌戰守。初四日。耆英道

經楊村。與托明阿會晤。將戰守事宜。詳加講求。初五日。行

抵通州。與僧格林沁見面。將津門夷情。詳細告知。必須通

盤籌議。以期勦撫兼施。方合機宜。並文白火藥箭一枝。以備照式製造。火攻尚屬利器。伊云。籌防一切情形。擬於日內具奏。至應防河路。咨令該督設法辦理等語。所有耆英由津冒死來京。實為面陳通籌夷務起見。非敢顧惜身命心。謹具親供。伏乞代奏。懇

皇上天恩。將耆英從重治罪。所具親供是實。

耆英謹又供。查咲夷要約各條。惟內地通商。游歷各省州縣擇地設立領事官兩節。實關

國家安危大局。萬不可牽就一時。致滋無窮後患。現雖允其俟軍務完竣。再為酌辦。亦不過暫示羈縻。以安其心。儻該

夷即欲於無事省分。立即前往。必致驚擾。若待寫立和約印冊時。於條例內稍有駁斥。事必決裂。亟應豫為籌備。節節防禦。一經泄漏。必致立起兵端。事宜慎密。時不可緩。既不敢行諸筆墨。又不敢商之外人。所以冒昧回京。以冀趨

謁

闕廷。面陳一切。伏乞

皇上指授機宜。俾得遵守。並請

密飭統兵大員及文武地方官。水陸擇要。先事豫防。斷不可稍形疏漏。致誤事機。此耆英必欲回京面陳之實在情形也。伏思耆英以垂暮之年。仰荷

高厚鴻慈。棄瑕錄用。雖誓死自效。尚不能仰報於萬一。何敢藉詞卸責。自作抽身之計。今冒死回京。實屬糊塗。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將耆英從重治罪。為此再具親供是實。
耆英謹又供。於四月二十九日。往見四國夷人。咪咈兩國夷酋。差通使傳說。不與相見。咪俄兩國會晤。情詞尚屬恭順。今四國夷酋。移居陸路。距海口外大兵船極遠。該夷由海口載運鐵銑鍬二百餘把。帳房二百餘架。在津郡得有蘆席三百餘領。又占三义河口。望海樓。韓家房屋。金家窯等處民房。四國夷酋。分踞金家窯民房。收藏器械等物。並駕三板船五六隻。在南運河試水。登我廢礮臺。十里眼遙

望。聲言再不打仗。不過懈我軍心。其包藏禍心。已可概見。若以要約條款已定。即可退船息兵。耆英未敢必信。該夷現在三叉河所泊夷船。來去無定。來時則人心搖動。去則商民頓安。體察夷情。實非昔年可比。並非一味圖利。頗露窺竊詭詐之情。即如該夷始欲占踞天津。復又不要。貪踞甚好。復又請內地通商。試問天津又不在內地耶。始以進京為請。今又可緩。現又改為請內地通商。游歷各省州縣。豈潞河又不在內河耶。種種鬼蜮。豈可遽信。亟須通盤籌畫。謀定後行為要。謹又具親供是實。

耆英奏。奴才照會各夷之後。咪咈兩夷。雖遣通使至奴才行寓

來見。不過數語即歸。二十九日。赴咪唎𠹭夷所住之望海樓。原冀會晤夷酋。設法開導。乃竟堅執不肯相見。託言推諉。迨是晚咪夷通使哱嗪嘓至耆桂良花沙納行寓。逼索條約各款。必欲一一照准。復經隨員等向其婉言商推。該夷頓起憤激。即欲轉回。言語狂悖。極為可惡。耆等以大局所關。雖忿懣填胸。不得不降心開導。冀其轉圜。因將酌商照會發給。不肯接收。竟忿忿而去。次日哱嗪嘓復同通使噉咬嗎至耆桂良花沙納行寓。仍逼索議准照會。神色俱厲。並呈出耆當年密陳夷情

硃批摺件。公同展閱。多係辱罵夷人之語。今粵城既破。督署被擄

所有夷務案卷。既為該夷所得。當年權宜之計。盡為該夷

窺破。現欲令其就我範圍。復然見信。誠恐萬難措手。並據

隨員等稟稱。探聞咪夷。包藏禍心。深懷叵測。其堅執不肯

與奴才商辦。復出閱摺件。明露懷恨。已成嫌怨。不能不暫避

允許。保全大局。況各夷時有三五成羣。來往街市。騷擾居

民。甚至結隊肆行。誠恐別起釁端。桂良花沙納與奴才再四

熟商。夷情本屬多疑。復加心懷怨恨。若奴才拘泥。必與會晤。

設有不虞。不但與大局無益。且恐速其決裂。難以收拾。是

以奴才桂良花沙納另片奏懇

天恩。允准奴才來京。以備面奏一切。何敢各存意見。致誤機宜。儻奴才

意存誘卸。喪心昧良。視

國勢之安危爲輕。惟一身之休戚是計。何能造於

聖明洞鑒之中。𦍑於拜摺後。次日起程。現抵通州。將夷情大局。與

僧格林沁面見。熟商密議。計求萬全。即赴

闕廷。跪聆

聖訓。再行恪遵籌辦。

丙戌。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此時俄咪兩夷。旣已定議。

若論𠸄咈兩夷。恃强要求情形。非求

皇上示以兵威不足以懾其虛憍之氣。惟𦍑等統籌全局。兼權時

勢。並因天津密邇
京畿。不敢令其決裂。即如內地通商。鎮江先立馬頭。遊歷各
省州縣。進京長久駐紮各節。凡
訓諭桂等轉告之說。均已照此反覆開導。無如言者諄諄。聽者
藐藐。任我剛柔互用。該夷總持之甚堅。俄夷雖感激
天恩。而此時暎咈兩夷。並伊言亦不肯相信。不特以添調兵船等
詞。時加恐嚇。且故令夷兵登岸。時為騷擾。欲遂其要求之
私。桂等令委員百般曉諭。幾已無術不施。本日奉到
綸音。又可藉此作一番辯論。但願該夷悔禍。能遵
聖訓。即可速為定議。儻再事狡展。桂等亦不敢任其貪求無厭。惟

當請
旨遵辦。咈夷條約將定。所求內江通商一節。只許南京一處。約俟
軍務完竣再議。內地游行一節。不准設立馬頭。及領事官。
進京一節。有事方准前往。而該夷必欲派員先至京師。看
定房屋。留數人居住。權且辦事。說至再四。方底如此局面。
然尚未能定議。獨有賠償及兵費兩節。屢次斥駁。饒舌數
日。該夷必欲在京議定數目。逐層遞減。至二百萬。分作五
年。由廣東關稅內籌款扣還。據云。每稅一萬。納稅九千兩。
其餘一千。以此項作抵。如此撥開。似乎尚可為力。將來遞
至一半。或過半後。又可設法告幾。惟議定之後。須挈等先

行畫押。始允退出廣東兵船。及此地兵船也。此事可否允
准之處。伏候
命下。奴才等再與定議。
桂良等又奏。暎咈兩夷。桀驁不馴。不可專示以弱。此次天
津情形。因該夷已踞海口。又復密邇
京畿。是以難於用武。然俟條約議定。該夷退出兵船之後。即
須及早圖維。不但天津一處。亟宜整頓。所有通商各口。均
須一體嚴防。萬一該夷稍有蠢動。不至為其所制。現在中
國虛實。盡被夷人窺破。故敢逞其私智。毫無畏忌。雖攻破
廣東省城。聲言將來退還。似乎不占地方。而夷情叵測。萬

不可以深信。況經此番定議。後患無窮。不於此時豫為綢繆。恃為長治久安之計。誠恐貽患滋甚。奕等奉

命查辦夷務。從權辦理。所有應允各款。實出於萬不得已之苦衷。縱然殫竭愚忱。只能暫顧目前。而辦理不善之罪。萬無可辭。伏願

皇上速命海疆大臣。力圖補救。以免將來事事掣肘。

桂良等又奏。俄夷前欲派人由旱道往恰克圖送信。經督臣譚廷襄密奏。曾奉

硃諭批示。未邀

恩允。奕等居敢再行妄請。惟該夷呈請代奏前來。據云。現在前往。

只有二人。且係向來學生行走。故道。並非自出新意。今等
容其情詞懇切。實無別情。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准其委員自天津起程。由張家口。庫倫。徑往恰克圖地
方按站行走之處。出自
逾格鴻慈。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密陳咪咈兩夷議論條約情形一
摺。咈夷所求內地通商一節。該大臣等已許南京一處。現在逆
夷占踞金陵。官軍克復之後。地方凋敝。一切善後事宜。非兩三
年不能妥辦。須俟辦妥後。方能議立馬頭。此事與咪夷所求鎮
江同一窒礙。該大臣等務當明白開導。以免臨時饒舌。內地游

行一節○該夷興非意在傳教○但中國民情不一○肯否習教○不能相強○儻將傳教之人○暗中殘害○或迷失傷亡○中國地方人衆○不能紛紛代為查辦○此層須向該夷先為說定○以免將來因此起釁○至派員至京○看定房屋○留數人居住辦事一條○該夷留人在京○無事可辦○海口通商事宜○仍須由各省督撫察看地勢民情○京中礙難懸斷○若照俄夷成例○其隨從人等○須改中國衣冠○遵中國制度○不得與聞公事○於該夷有何裨益○此事仍須囑俄夷向咦唎二夷詳言阻止○方為妥善○其賠償兵費數目至一百萬○雖屬無理○原不足計較○惟廣東關稅○五年之中○能否扣出此數○況尚有咦咪二國○恐為數不敷○必須俟廣東大局定後○方能覈

算。桂良等若先行畫押。將來事有難行。反謂中國失信。又恐其復有要求。伊於胡底。若能借俄夷之力。加以挽回。與說活動。該大臣等。亦須示以誠信。以見不輕定約。為定約後事必能行。其尚無把握者。不敢漫然應允。並非推諉也。另片奏。俄夷遣人赴恰克圖。已諭譚廷襄。派員護送至張家口。並諭慶昀。派員接送至恰克圖矣。

又

諭。桂良。花沙納奏。俄夷欲派人由驛往恰克圖送信。懇請代奏等語。據稱。現在前往只有二人。其自天津起程。由張家口庫倫。徑往恰克圖。由驛行走。係向來學生行走故道。未便過為阻止。著

擇廷裏邊派熟悉夷情之幹練旗員。伴送該夷。由通州昌平州一帶至張家口後。著慶昀揀選通曉蒙古言語之幹員。接續護送至恰克圖。沿途密飭委員。暗中察看夷情。妥為防護。

丁亥。恭親王奏。竊臣聞逆夷要求各款。多出情理之外。其尤關利害者。莫如江岸通商一節。

皇上聖謨廣運。必不輕易允准。特恐在事諸臣。暫圖目前息事。致貽後日鉅患。將來雖欲議勒而不得也。西洋各國通商。二百年來相安無事。由於夷貨寄頓。祇有澳門一處。洋行開設。祇在廣東省城外。不特中國兵威。彼未窺破。不敢妄思滋擾。即中國利源。彼亦未盡悉。不致別啟覬覦也。自添設

五口以來。當時囿以為夷性貪利。順其欲以饜之。庶幾飽而思息耳。乃迄今未廿年。又欲添設海口。甚至有長江口岸之請。是其貪得無饜。竟無止足之時矣。查長江發源四川。由湖北江西安徽數千里。直至江南之鎮江。無論山川設險之所。城邑扼要之區。處處皆中原大局所關。斷不宜令夷人實偪處此。即以利源而論。富商大賈。舟楫貿易。皆藉長江為轉流。關稅出於是。場鹽行於是。漕粟運於是。誠夷今日所請。即云意止通商。迨經年累月。目覩此數大利源。充其無厭之心。必又將滋生異議。其時民夷狎習。國練既呼應不靈。而各處險要。皆在彼掌握之中。設令別有要

挾。我將不許。則勦辦更難措置。我將輕許。則精華悉飽犬羊。噬臍之悔。其何及矣。從來勦撫之道。必出萬全。臣豈敢輕言戰鬭。況彼之船堅礮利。天津海口甫一接仗。而我兵勇潰散。礮械軍裝。盡以資敵。刻下桂良等。猶以詞令為折衝。天津現有之兵。為數無多。儻逆夷執意要求。不能以理喻。則不得不早籌戰備。至今日而言戰。戰更有無可恃者。然臣謂總在辦理之得人耳。天津鄉勇。現仍團結。果有素孚物望之官紳。實力訓練。曉以大義。啗以重賞。必可得力。北河洩水。已可阻之使不能進。西河南運河洩水。兼可制之使不能退。惟調吉林黑龍江及蒙古馬隊。速赴僧格林

沁軍營。一有蠢動。即行鼓勇前進。或分兵協勦。前

飭僧格林沁。及早圖維。妥籌辦理。總使彼鋌而走險。一我兵勇水陸設謀。可操必勝之勢。一面寄信黃宗漢。羅惇衍等。率勵鄉兵。分攻粵省及香港。則皆其商賈所聚。並不能軍。而廣東百姓恨夷切齒。果奉有進兵明文。自必踴躍用命。勝算尤有可操。如此而津門逆夷。或可畏而思轉。然後加以羈縻。庶撫局可稍久遠。與其一味示弱。棄江岸以為了事。後日雖欲追悔而無及者。利害不啻百倍。臣又聞外間有許其俟內地軍務告竣。再行商辦之議。惟圖暫顧目前。而終歸不了之局。是又貽患於將來。則更為非計。

恭親王又奏○臣聞咪夷頭目○未曾與崇綸譚廷襄見面○卽
桂良○花沙納○抵津以後○亦僅相見一次○近日往來公所○咆
哮要挾○皆係哮嗉嘓○從中煽虐○為其謀主○俱可灼見○聞哮
嗉嘓○係廣東民人○世為通使○市井無賴之徒○膽敢與
欽差大臣○覿面肆爭○毫無畏憚○並書英指內○有哮嗉嘓語言狂悖
極為可惡之語○揆其情狀○實堪髮指○若不加以懲創○不特
外夷藐視○將來哮嗉嘓○必至各處海口揭言自負○恐從此
效尤者日眾○擬請
飭下桂良○等○待其無禮肆鬧時○立刻拏下○或當場正法○或解京治
罪○並曉諭各夷○以該通使本係內地民人○不知法度○種種

狂妄。形同叛逆。所以將其正罪。既足褫逆夷之魄。且不啻去其腹心指臂。辦理當易著手。如恐該夷憤激致啟釁端。

請

飭下僧格林沁。或令托明阿移營前進。或另行酌撥勁兵。俱在附近天津地方屯劄。以備接仗。庶不致有措手不及之虞。

吏部尚書周祖培等奏。竊臣等奉

命辦理團防。原為杜絕奸萌。肅清地面。夷務機密。未敢與聞。惟本月初十日。外間紛紛傳言。撫局已成。各國夷使不日到京。相度地方。建立夷館。常川往來。該夷使等。一切體制。與大學士平行等語。雖虛實未能懸斷。而眾口洶洶。羣情駭懼。

不得不詳度利害。為我
皇上剴切陳之。自五口通商以來。該夷分居內地。不惜重資購覓
邸鈔。盡窺我之虛實。若久住京師。則凡有舉動。纖悉必知。
既速且詳。動為所制。其害一也。該夷所到之處。建立高樓。
用千里鏡窺測遠近。京師既准設館。且許其自行度地。使
於附近
禁城地方。任其建立。則
宮禁重地。
園庭處所。盡為俯瞰。其害二也。京師所有隙地。大都不堪居
住。該夷居住。必欲通衢大道。指地營造。則將遠徙衙署。折

毁民居。聽之則不可。拒之則不能。其害三也。

蹕路經行。理宜清肅。該夷建館之後。設遇

壇

廟祭祀。

園庭臨幸。或憑樓而望。或夾道而觀。雖能禁之。其害四也。京師從前設立西洋堂。止為天文算法。並無傳教等事。今該夷之立夷館。則專為倡行天主教而設。近年沿海地方。業為所惑。即粵逆亦藉耶穌以煽人心。京師首善之區。若遭蠱誘。則衣冠禮樂之族。夷於禽獸。其害五也。民夷雜處。設有關訟。無從訊斷。更或奸猾之徒。為重利所餌。挾夷為重。

橫行都市。其患尤不可勝言。每年步軍統領衙門。及五城
所獲土棍竊盜。屢見疊出。尚不能盡絕根株。既有夷館。則
皆恃為逋逃淵藪。其害六也。京師內外各門。征收稅課。稽
查出入。立法最為嚴密。該夷來京之後。勢必包攬商稅。任
意往來。門禁盡廢。其害七也。朝鮮琉球等國。久奉正朔。每
遇朝貢。皆極恭順。若見該夷之桀驁倨侮。必皆有輕視
天朝之意。其害八也。抑更有慮者。聞天津士民舉行團練。誓欲
盡殲醜類。現雖未奉
諭旨。暫時斂戢。將來眾怒難回。必有不候
旨而自戰之日。且該夷猖獗有年。惡貫滿盈。神人共憤。沿海各省。

無不欲食其肉。今既盤踞京師。逼近
宮禁。外間一與為讐。必在京師報復。粵東因虜重臣。是其前
鑒。肘腋之變。可為寒心。昨見巡防王大臣。行文各部院。揀
派明幹之員。於近畿地方。勸辦團練。眾志成城。足資敵愾。
若該夷既已進京。則人人有投鼠忌器之慮。雖百萬之眾。
無所用之。此種情形。在撫局諸臣。未必不能見及。徒以身
在虎口。不得不虛聲恫喝。為此苟且自全之計。是諸臣之
性命重。而我
皇上之
宗社輕。即肆諸市朝。亦不足以謝天下萬世。若謂遷就目前。暫全

大局。事定之後。激勵人心。修繕武備。再圖雪恥。不知該夷一入京師。則一切政令。必多牽制。即欲為生聚教訓之謀。不可得矣。

宗人府府丞錢寶青奏。竊本月初十日。據桂良花沙納奏。夷人欲派欽差駐京。先令人來。踏度地勢。租賃房屋。除宮禁重地。不准往來。其餘任行無阻等語。此千古未有之奇聞。而桂良等毅然入奏。幸
皇上洞燭幾先。不允所請。然以情理度之。桂良等未必遂能阻止也。聞桂良等於夷人所請。皆先寫照會允准。鈐用
欽差大臣關防。付與該夷。然後入奏。是以如內地通商。及賠償兵

費等欵。皆寄
諭所駁斥。而桂良等力為之請者。以照會在彼。不敢翻悔。違
諭旨。
皇上猶或原之。悔照會。則夷人得而戕之也。歷觀所求各欵。初請
不准者。再請即無不允。夷人知桂良等。不敢不為之請。桂
良等知
皇上之不能終卻。遂肆無忌憚至此。今所允各事。已悔不可追。若
駐京之事。仍復一請再請。强
皇上以必從。則琉球之禍。將立見於
天朝。

京師豈復為
國家所有。況桂良等原奏。已明言該夷駐京。是否別有疑謀。實不敢信。則是姑為此請。以貽
君父之憂。他日准行之害。
君與相任。其咎。而彼則固已先事聲明。其立足則不為不穩也。臣愚以為唉夷之驕已極。津民之憤已深。若借此一端。翻然改計。此機誠不可失。蓋當事之不肯主勦者。亦欲委曲求全。避開釁之名。使之無可藉口耳。今若必欲駐京。則曲已在彼。豈夷人之言。事事須允。而
皇上諭旨。一事亦不能仰體乎。伏乞

皇上於桂良等再有要請之時。特降
諭旨。明言夷人要請。已多勉從。
聖度寬宏。不與計較。今乃堅執駐京。是桂良等不能力持大局。即予罷斥。飭令回京。不准再與夷人辦議。從前所給准行照會。概置不論。天津及各屬紳民。殺夷奪船者。不復再為禁止。應勦應撫。悉歸僧格林沁督辦。不更派員。如能罷議駐京。則共息干戈。言歸於好。所有已准之款。仍許議行。如此
恩威並示。庶夷人有所震慴。即桂良等亦稍知振作。而於撫局仍屬無傷。此後酌議條款。轉覺易於折辦。故臣以為非
乾斷示威。不能就範也。

皇上之欲用津民。非一日矣。前此人心渙散。由於譚廷襄撫馭無方。今則公漬私讐。併為一念。與夷漸習。伎倆皆知。桂良等所謂彼驕我怒。不知當在何時。若謂夷船去後。而託臥薪嘗膽之虛文。竊恐終無其事矣。臣非輕於言勦之人。惟自初十日以後。所聞市井閒談。士大夫清議。無不以夷人駐京。為

宗社安危所繫。而惴惴不安者。再四思維。知非口舌所能阻止。因擬一虛實並用之法。以冀轉機。伏乞

皇上俯鑒愚忱。加之

採擇。

內閣侍讀學士段晴川奏。該夷五口通商。不過意在專利。洋煙之流毒。洋銀之暗耗。其害猶隱而緩也。至突入廣東省城。虜執疆吏。已大有輕視朝廷之心。其害已顯而速矣。復敢邀約羣醜。北犯津沽。直有進京之議。京師非通商之地。進京豈惟利是圖。且必欲建樓。必欲久駐。試思不情之請。是何居心哉。該夷重兵巢穴。盡在廣東。蓄謀多年。從前尚未遽進城之計。茲雖陰謀暗襲。暫時鳩居。該處紳勇萬難甘心。該夷亦萬難安枕。今以區區十數夷艘。孤軍深入。兩月以來。未煩一矢。竟至求無不應。豈不令

該夷視進京更易。視
朝廷更輕哉。夫該夷之不敢急急內犯者。畏通州防兵扼其
前。天津民勇躡其後也。此議一定。則兵民均懷疑畏。該夷
更無忌憚。進京之後。建樓則種種窒礙。久駐則窺我虛實。
輦轂重地。何容此附骨之疽。萬一肘腋變生。蕭牆禍伏。
宗廟
社稷之所。豈可與廣東比論。言念及此。更可寒心。且該夷久駐京
師。亦必久駐天津。該郡民情強悍。萬難保其相安。儻有互
爭之事。駐京之夷。必藉以大為挾制。激民變則地處近畿。
激夷變則病在切膚。此又目前必然之勢。亦害之至顯而

至迷者也。夫馭夷之法。恩威並用。苟值威有所窮。雖委曲
濟事。亦當計出萬全。今通州防兵。層層嚴備。天津民勇。踴
躍思逞。是豈威有所窮哉。有所恃正可不恐。伏望
宸衷速斷。將該夷進京一節。
嚴責駐津大臣。即行拒絕。以杜後患。儻該夷終難羈縻。竟可置之
不理。
密飭統兵大臣。激勵天津鄉團。同時並舉。義旗一建。夷膽自寒。不
必待聚而殲旃。諒必俯首就撫。即令與該夷決一勝負。亦
較之引賊入室之為愈也。
翰林院侍講許彭壽奏。竊西夷各國。駛至津門。背約負

恩。神人共憤。祇以地當

畿輔。時值艱虞。餉需既恐未充。兵力又難深恃。是以按兵未

進。仰見我

皇上廑懷國計。軫念民生。其難其慎之至意。惟是勦撫兩途。互有

得失。勦而失利。患在目前。撫而乖方。患在異日。

皇上如天之度。無非為民社策安全。人臣謀國之誠。要當為邦家

籌久遠。竊思該夷所求。專利不厭。既利於彼。必損於我。傳

聞該夷欲賠兵餉。欲入大江。欲建夷館於內城。欲退貿易

於津郡。種種要求。聞者髮指。有一於此。均屬可虞。不得已

而較其緩急。則賠餉入江。雖有後患。然江路之軍務未完。

非一時所能入。兵餉之所需必鉅。非一日所能償。但使大
小臣工。自今以往。體
宵旰之憂勤。戒因循之積習。繕兵足食。嘗膽臥薪。待內患之既平。
念
國威之當振。一朝發憤。因小屈而得大伸。則桑榆之補。猶未
晚也。乃若
京師重地。許以久居。則彼將堅築垣墻。暗列火礮。洋樓則以
漸而增。不得不聽其侵占。醜類則接踵而至。不得不任其
蔓延。潛引奸民。廣傳邪教。我之虛實。彼無不知。彼之去來。
我不能禁。有舉動則顯事阻撓。有罅隙則陰為窺伺。為地

既近。為備愈難。至於天津海口。復為所踞。則師艘之常泊於海口者必多。小船之通行於內河者愈熟。遂為應援。儼成犄角。是使腹心之地。常有寇盜之防。將來隱憂。殆難盡述。議者謂要盟無信。不妨姑許以為退夷之計。殊不思堂中國。朝議暮更。已非所以示信。況此二事。近在目前。事苟未行。夷何肯退。夷既未退。議何能更。迨至所議既定。所求既行。彼已根深蒂固。我乃起而悔之。徒予藉口之端。曾無反汗之法。豢豺狼於臥榻。投骨鯁於咽喉。雖有智者。難善其後。

國家景運方隆。何遽示弱至此。若謂夷燄方張。兵威已挫。不

如所請。將不忍言。此則施諸議論。雖似謀國之忠。而揆諸機宜。究昧用兵之法。該夷來往皆坐小船。從無步行十里者。此其不良於行。已無疑義。聞僧格林沁已豫為洩水之計。查通州南有減河兩道。又寶坻之香河。亦與運河不遠。若三處開濬引河。則運河立見淺擱。再靜海之南。滄州之北。有減河一條。亦應開濬以洩汶上以北之水。如此則南北運河。涓滴不入津境。津河正幹。祇餘永定一支。水淺船擱。彼奚由進。由津至通。凡二百里。夷雖先獲。斷不能身著皮衣。步行二百里於烈日之中。其所恃者不過潮州潰勇。而所招潮勇。皆江蘇資遣回籍之輩。其數不足二千。且但

精鳥槍。不嫻擊刺。欲恃此以輕犯近郊。臣知其必不能矣。

今

欽差大臣。既駐通州。其前鋒自應駐通州以南。堅壁深藏。守而勿戰。俾引河得以完工。通州得以自固。先禁彼之北來。然後籌我之南下。惟該夷精於用礮。凡我軍營壘。必須囊以沙土。壘以溼棉。以柔制剛。使不能得志。至於兩軍相接。夷人於遠則每用火箭。近則兼用洋槍。此外尚有炸礮一種。所向莫當。臣再四思維。藤牌可破。一人一牌。足資遮蔽。礮來則舉以自蔽。礮過則挾以前進。該夷但利遠攻。不利短接。若以藤牌當其前。復以騎兵抄其後。短兵既接。火器已窮。

至於或用火攻。或用夜戰。此則帶兵大員。所當臨機決勝者。非可豫為揣度也。況聞該夷近日漸肆淫掠。津民憤怒。人人有滅此朝食之心。地方官不能彈壓。惟冀和議之速成。以為庶可無事。不知眾怒難犯。與其強為禁遏。必致貽患於將來。不如用以前驅。轉可收功於目下。可否

飭下督臣寀為布置。聽其攻襲。即以夷船銀物充賞。利之所在。當無不踴躍爭先。總之此時該夷要求。已大半遂其所欲。諒不肯因一二事之齟齬。遽墮全局。正不必鰓鰓過慮。以致墮其術中也

山東道御史陳濬奏。竊照逆夷闖入天津海口。奪占礮臺。

乘虛直抵郡城。猖獗已極。奉

旨派桂良。花沙納。前往查辦。迄今日久。其何如應勦應撫之處。尚無定見。近有人自天津來。傳言桂良。花沙納。畏夷如虎。凡有要求。罔敢不應。已許其入京蓋建夷館。不日即有夷人來京等語。道路傳聞。無不駭愕。從來外夷臣服中國。入修

朝貢。皆事畢即返。不許久留。所以嚴中外之大防也。若其不修臣節。而聽異言異服之人。盤踞京邸。出入自由。則納侮藏奸。其弊何所不至。且該夷桀驁性成。譬若豺狼。非可馴之物。臣在籍時。曾聞琉球國城。被暎夷借住。後遂久占不還。甚至闖入王宮。肆行無忌。此等兇頑之輩。豈復禮法

可拘。古人云。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況

輦轂之下。豈可容豺狼奉聚。能保其無意外之變乎。臣竊揣

夷人既求入住京城。必求添設馬頭。其所求添設之馬頭。

必係天津鎮江等處。何以言之。天津為海河總匯。鎮江據

江淮要衝。漕鹽之所往來。商賈之所輻輳。若該夷得遂其

狡計。數年之後。天下之利權歸之。中國之民命繫之。必至

束手受制。無可奈何。其為禍患。豈徒傷威損重已乎。今之

大病。病在懼夷之說曰。是不宜戰。戰則必敗。夫逆夷以數

千之眾。駕越重洋。深入重地。勞師襲遠。兵家所忌。兼之水

土不服。疾疫交作。聞夷人在天津。因病自斃者。日日有之。

是彼固處於必敗之勢矣。我直而彼曲。我主而彼客。我眾而彼寡。我逸而彼勞。是我又處於必勝之理矣。而曰我必敗而彼必勝。此臣之所未解也。且夷人亦何懼之有。閩粵之人。與夷雜處。視之不啻犬羊。即天津之民。初亦懼夷。既習見其無能為。遂亦以獸畜之。聞有夷人水師提督。往游民家。被天津之民。褫剝衣服。將縛而殺之。再四乞哀。而僅得免。將帥若此。其可懼又安在哉。故時人之言曰。懼夷者官也。非民也。懼夷之甚者大官也。非小官也。如葉名琛譚廷襄。所謂大官矣。而畏葸若彼。桂良。花沙納。所謂大官矣。而恇怯若此。彼則誤之於前。此又將誤之於後。大局尚

堪設想耶。臣覩此憂危。不勝焦灼。伏願

皇上深思至計。將桂良花沙納撤回。另

簡忠勇大臣。前往查辦。抑或以臣風聞無據。乞將臣所陳。並桂良

等奏報。

飭下僧格林沁。就近確查實在情形。是否宜和宜戰。二者孰有把

握。據實奏覆。

皇上將僧格林沁之奏。召羣臣集議。各竭智謀。然後

宸衷獨斷。決策行之。庶幾轉禍為福。天下幸甚。

硃諭。著巡防王大臣。軍機大臣。與今日條陳之周祖培等。並請難

許內江之宋晉。應阻駐京之萬青藜。從長和衷商議。惟期計及

久長。不可只顧目前。朕意戰甚易。戰後防患難。撫雖定局。防患尤難。然則惟戰而已。日不然。許內江禍尚緩。從容設備。暫示羈縻。不如撫。準夷酋之偽欽差駐京。動受挾制。戰撫兩難。貽患無窮。不如戰。兩害相形。則取其輕。惟審時度勢。應戰則戰。此時尚未到應戰之時耳。再恭親王所奏。頗有可採擇之處。著一併面議。

戊子。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英等到津以後。詳悉辯論。

幾及一月。既不敢任其決裂。又不敢輕為允許。朝夕設法

原思盡得一分之力。即少一分之累。乃因夷性急迫。不能

再容姑待。嘆夷昨來照會。謂我徒事遷延。若再無定說。惟有帶兵北竄。雖曰虛聲恐嚇。而海口情形。即因此決裂。且民有怨言。咸苦兵船不退。人情洶洶。深為可慮。琴等精疲力盡。勢難向此犬羊之輩。再為開導。俄夷受

皇上厚恩。口稱圖報。昨來文內。有將進京內江、兩事。已代說明。詢之嘆夷。乃云並無其事。俄夷亦云該夷性情反覆。言而無信。此後竟難為力。現在潮信將至。夷船更得進退自由。思維再四。焦急難名。所有

聖諭各節。自當凜遵照辦。一面向兩夷理論。一面託俄夷阻止。得寸則寸。不敢稍畏煩難。竊恐該夷情急。逼促定議。臨時無

計。莫能主張。為此趕緊請

旨定奪。儻或𠸄咈兩夷。必欲照伊定議。萬萬無可商量。應否姑為

允準。以顧目前。抑或仍遵

前旨。告以爾等不能定議。即行飛咨僧格林沁。帶兵前赴天津辦

理之處。出自

聖主鴻裁。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事機萬分緊迫。請旨定奪一摺。前

因𠸄夷欲駐京師。曾諭令桂良等告以遇有要事。儘可來京面

許。不必留人遠駐京師。或照俄夷成例。但派學生留駐。不能有

欽差名目。須改中國衣冠。遵中國制度。不得與聞公事。仍須俟

廣東了事。再行詳細議定禮節。將來由內地北來。由中國派官護送。一切供應。不必令其自備資斧。或三年一次。或五年一次來京。是暎夷進京一層。並非概行拒絕。如果桂良等明白開導。該夷得此體面。何至謂我徒事耽延。俄夷來文。謂將進京內江兩事。已代說明。詢之暎夷。乃云並無其事。此中情節。或俄夷未曾轉達。或暎夷故為狡賴。均未可知。該夷所求鎮江馬頭。與咈夷之金陵。桂良等皆許其軍務告竣。再為定議。原不過為緩兵之計。他時尚費周章。若進京一節。亦須如其所請。是桂良花沙納。籌辦夷務。毫無主見。惟一味畏葸。竟未將初十日寄諭。細心體會。暎夷照會。謂我徒事遷延。若再無定說。惟帶兵北竄等語。

究竟何者未定。豈桂良等尚未分晰告知耶。連日據王大臣科道條奏。僉以該夷駐京。及內江通商。萬不可准。桂良等豈不知貽患將來。惟應照初十日寄諭。妥為籌辦。使該夷知非全行拒絕。又非概允該夷所請。如此羈縻。或可不至決裂。其𠸄夷所請。萬不能阻止。亦只可仿照辦理。儻該夷定欲派欽差來京。建樓久住。當告以此事斷難允准。我等若擅自允許。大皇帝必將我等從重治罪。所許各條。亦只好均歸罷議。應如何辦理之處。聽𠸄咈兩酋照覆。一面告知俄咪兩夷。令其將內河船隻。及早退出。免致打仗時誤受損傷。並飛咨僧格林沁。妥速籌備。似此決絕言之。看其如何動靜。若竟用武。只可與之決戰。儻其顧惜桂

良等所許。利益已屬不少。必轉託俄咪二夷出來說合。彼時再行酌辦。庶不致全為挾制。貽患無窮。

又

諭。前因咦咈等夷。要求各款。內有在京久駐一節。曾諭桂良等。此層必須阻止。即不能罷議。亦須俟廣東了事。再行議定。本日據桂良等奏。咦夷又來照會。謂若再無定說。即行帶兵北竄。並天津情形。萬分緊迫等語。已諭桂良等。再行剴切曉諭。如該夷堅執不允。撫局自必決裂。勢須與之用武。著僧格林沁。迅即妥籌準備。現在托明阿駐紮楊村。兵力尚單。著即飭西凌阿統帶勁兵。迅赴楊村。或另派得力將弁。帶兵前往。務當早為布置。以備

不虞。毋稍遲誤。

又

諭桂良花沙納奏事機緊迫請旨定奪一摺。連日暎咈兩夷。要求各款。以內江通商。與派員駐京兩條。為最難允准之事。疊據桂良等奏請遵行。曾諭以京師重地。不能蓋立夷樓。須俟將來退還廣東省城。准照俄夷成例。但能派學生留駐。不能有欽差名目。以重體制而立防閑。至暎夷請立鎮江馬頭。既未允准。而桂良等又許暎夷在金陵通商。約俟軍務完竣再議。並未一概拒絕。乃本日閱桂良等所奏。謂夷性急迫。不能姑待。所給照會。有再無定議。即日帶兵北竄等語。朕懷柔遠人。不惜寬大以示羈

察。若該夷仍肆逞強。豈能聽其藐視中華。要求無厭。茲已復諭桂良花沙納。再囑俄咪二酋。與爲開導。若竟難以口舌理論。必須用武。天津兵勇尚多。民團亦甚可用。著譚廷襄飭令帶兵將弁。嚴密布置。天津迤北。毋令該夷竄入。一面激勵紳民。急籌攻戰之策。方不致臨事倉皇。特不可先行舉動。當靜以待之。該督前因礮臺失事。僅予薄懲。儻再不知愧奮。徒以撫事委之桂良等。及至交兵。又蹈前轍。辜負朕恩。必加重譴。惟事機貴密。不可洩漏。以致謀畫未成。反滋他變。

庚寅。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此次暎咈兩夷。入津口後。

狂悖情狀。難以言傳。皆由窺破中國虛實。故致大肆猖獗。

奴才等苦心孫詒。勉強撐持二十餘日。愈逼愈緊。急欲定議。所有奴才為難光景。非目覩者不能深知。原因權度再三。覺應允之患無窮。而决裂之患尤重。若論後禍。不但進京及內江兩層。大費周章。即他稅務各款。亦多於中國有損。奴才等所以情甘認罪。而忍為此者。蓋時勢當危急之秋。恐夷情一變。津郡立非我有。從此北竄。深為可慮。此時𠸄咈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為真憑實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儻欲背盟棄好。只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昨該夷來公館。將自定條約五十

六款。逼奴才等應允。驕很之情。有目共見。非特無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該兵船近在咫尺。若聽其自去。是否不致決裂。奴才等實無把握。只好約俟二三日內。自當定議。此時俄咪兩國條約已定。暎咈兩夷條款。因有進京及內江通商各事。所求太奢。且天津地方。亦欲仍來居住。商酌未定。是以不能議妥。俄夷之言。實不足恃。咪夷且欲開船。該二夷與暎咈究屬一氣。即託代說。萬難有益。現在一面飛咨僧格林沁。迅速籌備。一面託與該夷幫辦簽墨之中華人。暗中設法。若終無可挽回之路。只好聽其決裂。僅進京能於一年之後。不派欽差。或照俄囉斯學生之例。鎮江通

商。能於軍務完竣。再立馬頭。一切稅課。歸於上海商議。天津不可居住。或仍易以他處。即當相機妥辦。唉咈驕悍異常。不可輕試其鋒。爾等實有所見。仍以暫借和好之說。迅速了結為得計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於初十十二十四等日。疊次諭知桂良。花沙納令將唉咈兩夷。請駐京師。及鎮江金陵先立馬頭之處。設法阻止。本日據桂良等奏。該夷自定條約五十六款。一字不令更易。並添出在津居住一層。俄夷既不足恃。咪夷又欲開船。照此情形。豈非有心決裂。志不在和。桂良等已令該夷幫辦筆墨之華人。從中挽回。儻如所擬。該夷進京。於一年之後。不稱欽差名目。

或照俄羅斯學生之例。其鎮江通商。俟軍務完竣再辦。天津不至居住。則撫局即可定。事已至此。尚有何靳惜。必欲該大學士為難。但恐舍此不能。則其勢不得不用武。昨十四日寄信諭旨。令將何款已允。何款難允。分晰告知該夷。使該夷知我於所請各款。並非全行拒絕。自可漸就範圍。該夷所謂五十六款。一字不可更易者。恐尚係傳說之人。於中把持。果能分晰開導。何至如此堅執。桂良等所稱天津居住一節。或可易以他處。但當易與閩廣等省距京較遠之處。若如奉天牛莊及山海關等處。則與天津無異。仍不可行。本日已密諭譚廷襄密伏練勇。隨地布置。一面抵禦該夷。一面即為保護桂良等之用。如其事機決裂。

桂良花沙納等即當設法抽身。萬不可輕蹈虎口。致傷國體。桂良花沙納譚廷襄聲氣必須聯絡。勿至臨期遺誤事機。至俄咪兩國條約既稱已定。即可先行具奏。以備印證。

又

諭。昨因桂良花沙納奏夷人催給照會有再無定議。即日帶兵北竄之語。當諭譚廷襄豫籌布置。激勵紳民。急籌攻戰。本日復據桂良花沙納奏嘆咈兩夷。自定條約五十六款。不令一字更易。其進京及內江通商。天津居住各節。因所求太奢。未能定議。俄夷言不足恃。咪夷稱欲開船。均屬通同一氣。現託該夷幫辦筆墨之中華人設法挽回。如或不能就範。亦只可聽其決裂各等

語。該夷要求各節。如能照桂良等所擬。酌減定議。則大局仍當以議撫為主。惟夷性驕悍。恐竟不從。則兵端立起。譚廷襄務當督飭帶兵將弁。及團勇人等。嚴為之備。其河西務一帶。為北竄必經之路。當節節設法。以備攻擊。至大沽海口之勇。即可設法調回。以截該夷後路。使之進退失據。並著預伏兵勇。將桂良花沙納等救護。毋得稍有疏虞。即或事機不至決裂。而該夷等屢次擾累居民。四出窺探。亦當密飭團勇。設法禁止。使其稍知忌憚。是為至要。

恭親王等奏。查耆英係獲咎之員。蒙

恩棄瑕錄用。宜如何激發天良。力圖報効。雖係供稱回京。係為面

陳機宜。且經桂良等另片奏明。並非藉詞脫卸。第不候
諭旨。即行起程。其冒昧糊塗。殊出情理之外。誠如
聖諭。實屬自速其死。惟該員究非統兵將帥。且回京係恐撫局決
裂。與無故擅離者。亦覺有間。徧查律例。並無大員奉使擅
自回京。作何治罪專條。未便僅照奉制書故違不行。及官
吏擅離職役。避難在逃。並事已奏不待回報而輒施行。各
律科罪。致滋輕縱。臣等就所犯情節。公同酌議。應請將耆
英於惠親王等所擬即行正法罪上。量予末減。定為絞監
候。仍照例交宗人府暫行圈禁。俟
朝審時入於情實辦理。是否有當。恭候

欽定

理藩院尚書肅順奏。伏思耆英前因辦理夷務不善。負罪

至深。玆蒙

逾格鴻恩。棄瑕錄用。委任辦理夷務。宜如何激發天良。仰酬

高厚。乃甫抵天津。一經夷人虛言恐嚇。不顧大局。遠爾奔回。又捏

稱有面行陳奏之事。今　督見耆英親供內。多係飾詞。亦並

無不可陳諸奏章者。是其畏葸無能。居心巧詐。誠如

聖諭。實屬自速其死。若不即行正法。僅議絞候。轉令苟延歲月。遂

其偷生之私。儻倖以病亡。獲保首領。

國法何伸。官邪何儆。況今尚有辦理夷務之臣。若皆相率效

尤。畏葸潛奔。成何事體。犛孳愚昧之見。應請

旨將書英卽行正法。以儆官邪而申

國法。

硃諭。本日恭親王等。並肅順具奏各一摺。朕尚須詳酌。著傳知集

議王大臣等。於十九日俱赴園候旨。

辛卯。署寨哈爾。副都統慶昀奏。此次俄夷。回恰克圖送信。

若僅止二人。自不難由軍台應付。若其僕從等項。人數衆

多。勢須仍循故道。自備車馬。由西林果勒部落等處行走。

斯免釁端。不致擾累軍台。今回恰克圖送信之俄囉斯。事

屬創始。已通飭軍台叅領等。妥爲供應。並派委管站員外

郎福申等屆時伴送該夷。沿途妥為防護。

諭軍機大臣等。慶昀奏遵旨籌辦派員護送俄夷一摺。並密陳該夷由驛行走。恐有疏虞等語。此次俄夷由張家口回恰克圖。必須熟悉夷情之員伴送。據慶昀奏擬派員外郎福申。驍騎校伊什貢布。沿途護送。可期得力。惟伊什貢布現在通州軍營。著西淩阿。即飭該員速回張家口。聽候慶昀派委。至慶昀所稱。該夷由天津至張家口。各路先被窺識。口外草地與驛站。復被覆看。將來水陸兩路。多所牽制。所慮亦不為無見。惟該夷僅止二人。且由驛行走。業已應許。難以更改。著慶昀於該夷抵口後。飭令護送各員。嚴密防範。催趲前進。不令沿途逗留。得肆窺探。以

免意外之虞。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夷情叵測。深慮其肆擾鄉村。臣等業經派委戶部候補主事陳桂籍督帶新安勇千名。駐紮省垣東路三寶墟。與千總鄧安邦。所紮榕樹頭之勇相犄角。並傳知北路候選知府林福盛。所帶香勇。及安良局勇。九十六鄉勇互相守望。暗作聲援。乃該夷驕橫日張。既蹂躪城中。復荼毒城外。四月二十一日。率夷兵千餘。往近村姦斃良婦二人。虜去處女三人。隨往白雲山之摩星嶺。打千里鏡四處瞭望。二十二日黎明。逆夷突分兩路來攻。一路由黃麖塘

往撲鄧營。千總鄧安邦。督勇迎敵。斬獲逆夷兵總首級一顆。奪獲夷馬一匹。劍幗軍械多件。夷兵退竄三寶墟。其兵總名吡嘘哈。乃該國所恃以督陣者也。先是三寶墟已有一路夷兵。與陳桂籍所帶新安勇屢戰。適鄧勇所敗夷兵亦至。三面攻撲。安勇益奮。並有龍眼洞鄉勇助戰。自卯至未。戰五時。大獲勝仗。槍斃紅衣騎馬執旗持劍夷目二名。夷兵一百餘名。受傷夷兵五六十名。我勇自銀坑嶺追至西牛角地方。夷兵竄匿銀屏嶂。麒麟嶺。及白雲山。各寺中。我勇亦扼要固守。二十三日。夷兵復撲。鄧勇營盤。鄧勇與各鄉勇奮力迎擊。傷斃夷兵多名。始抱頭鼠竄。城內逆

酋。又派撥淺水火船。舢板戰船各數隻。駛往泥城一帶。沿河鄉勇。鳴鑼齊出。船上夷目望見。旋即退去。是晚北路各勇。悄至城北四方礮臺下。鳴鼓吹角。施放火箭。故作疑兵。城中各逆酋。親赴五層樓。齊吹喊號。集兵拒守。立調銀廠塘。麒麟嶺。及白雲山。各敗兵。乘夜全數入城。我勇分布東北兩路。恐營盤有失。未便遽行掩襲。現在逆夷。又有來攻石井江村之信。臣等業妥為布置。除優卹陣亡壯勇外。並犒賞各路練勇鄉丁。均甚感激。各有滅此朝食之志。北路踪保無虞。

羅惇衍等又奏。現在城內官。止有柏貴。穆克德訥。雙禧。雙

黔。蔡振武。恆祺六員。一意將順夷人。該將軍初至粵時。官聲尚好。後懾夷人之威。坐擁旗兵萬餘。束手無策。滿漢都統。兼以縱酒廢事。至署督柏貴。身任巡撫。因不設備。致陷省垣。乃晏然不以介懷。凡陳奏事件。無非夷人逼勒起筆。而省垣殘破情形。遂無由上達矣。近來逆夷刻新聞紙。欲收廣州府錢糧。議立治民章程。日日丈量街道。繪寫地圖。視粵省為己有。毀貢院。壞

文廟。占落庫。拆民房。所有城門。衙署。里衕。礮臺。俱懸夷人扁額。所至淫掠兇橫。莫攖其鋒。遇人於途。責以摘帽為禮。否則用木鎚擊之。有義民蕭亞就。不勝其憤。持刀斬傷該夷

一名。署臬司蔡振武。慫慂署督。飭兵購得立交夷人治罪。
該夷用鐵鉤吊殺之。又有義民砍傷看守大平門之逆夷
二名。蔡振武復慫慂署督。用全衙貼告示。懸千金重賞。以
購義民。百姓見之。無不駭歎。蔡振武為
本朝臣子。不意其喪心昧良。一至於此。該關監督恆祺。遇事
不敢置喙。然亦共被拘執。有若罪囚。此六人劫留城內。逆
夷視為貴官。官既被挾。遂甘心為夷所用。受其牽制。伏懇
皇上神機獨斷。另簡賢員。則逆夷所執六人。乃六匹夫耳。留之無
用。必放使出城。則正所以保其身命也。至署撫江國霖。初
任外城。臣等屢勸其前往西江督師。遲疑不發。後查西江

屢有勝仗。指日可平。始行決計。復用曾為清遠迸賊所虜貪鄙無恥之候補知府史樸。統帶兵勇。該府好功忌能。且前且卻。幾於僨事。臣等恐失機會。遂函致提督崑壽勸其趁西潦未發。督軍前進。又籌助已革廣東梧州府知府陳瑞芝及其子登佶餉銀二萬兩。招募潮勇。收復梧州。始不為史樸所誤。該署撫西上之後。住在肇慶端溪書院。形同聾瞶。史樸所帶陸勇八千名。實數不足五千。該署撫不見不聞。漫無覺察。聞四月十八日。已復梧城。二十一日。即馳赴兩省交界地方駐紮。蓋欲借收梧城之功。冀免失省城之咎。其居心之巧。可概見矣。至布政使銜伍崇曜。始雖無

勾通劣跡。惟常發腳子塔夷船至上海。登陸進京。採刺
朝廷舉動。又有買賣生理。在咪唎㗆國。每年收息銀二十餘萬兩。此次逆夷到津。投遞文書。其要求各款。惟署督署撫署臬及該紳見之。並不敢申明大義。顯斥其非。但冀和議早成。以為自全之計。而不知其隱貽
君父之大憂也。臣等素知夷性貪狡無厭。不挫其鋒。勢難帖服。上則聚而殲旃。次則停止通商。斷絕接濟。各鄉各族。自為屬禁。足以制其死命。然必
聖意堅定。持以毅力。然後可行。苟寬以日期。則主客異形。勞逸殊勢。此事確有把握。現在百姓刺心刻骨。怨恨日深。但受制

於城內各官。不能洩忿。仰祈
皇上俯順輿情。勿以和議宣之
諭旨。則臣等密備鄉團。更易得力。凡遏抑夷人之事。臣等任之。而
轉圜之權。歸諸督臣黃宗漢。將百姓之聲勢愈奮。而逆夷
之妄想潛消矣。
諭軍機大臣等。羅惇衍等奏夷人出城滋擾。迎擊獲勝並瀝陳省
城情形請旨遵辦一摺。該夷四出滋擾。業經與之接仗。兵端既
起。勢不能再有顧惜。前次諭令勿遽舉動。原恐黃宗漢一時未
能到粵。該紳等聲勢尚孤。今據奏稱請以遏抑夷人之事。責成
該紳等。而以轉圜之權。歸之黃宗漢。所見甚是。黃宗漢何以日

久未到。殊不可解。該侍郎等即當激勵團練。秉其公憤。實力攻勦。不必因城中尚有官吏。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能將夷人逐出。將來轉圜之事。黃宗漢自能斟酌辦理。其出力之戶部主事陳桂籍千總鄧安邦。俟立功後隨時密保。該侍郎等雖係奉旨辦團。而勦夷之舉。仍當以民心義憤為詞。不可自露帶勇打仗之名。免致將來指名報復。又增饒舌。摺內所參媚夷及僨事各官。除江國霖業經革職。交黃宗漢訊辦外。其餘各員劣跡。著俟黃宗漢到後。詳細告知。聽候查辦。

又

諭前因羅惇衍等奏。進紮花縣。激勵紳團。密籌克復省城。諭令黃

宗漢於行抵粵省後。與該紳士等密商舉動。使該夷痛受懲創。然後官為轉圜。本日復據羅惇衍等奏。逆夷自踞城後。驕橫日甚。出城侵犯鄉村。該紳士等。調派各路團勇迎擊。先斬其兵總咄嘍哈一名。並於三實墟地方。殺斃夷目二名。夷兵二百餘名。受傷五六十名。夷兵敗退。來夜全數入城等語。粵東紳民。此次稍抒義憤。使該夷畧受懲創。殊堪嘉尚。已諭令該侍郎等。乘此聲威。再接再厲。勿因官員在城。稍存顧忌之心。黃宗漢自三月十五日。由閩起程。何以遲至四月二十八日。尚未抵粵。中途有無阻隔。未見奏報。該督此時諒已到省。如已與羅惇衍會同舉動。固無庸議。如尚未與聞。亦不可阻遏民團。但將攻擊夷人之

事。今羅惇衍等專辦。而該督作為局外調停。庶可使夷人窮而就撫。知畏益以知感也。現在俄咪二夷。在天津已有成說。咦咈二夷。要求無厭。殊難駕馭。若得粵東民團。齊心痛勦。亦足挫其驕橫之氣。至前諭恭辦媚夷不職各員。諒已遵照辦理。此次羅惇衍等摺內、所指候補知府史樸。妒功忌能。並布政司銜伍崇曜。通夷牟利各節。該督於到省後。詢明羅惇衍等。一併詳查參奏。江國霖已有旨革職。廣東布政使。著畢承昭補授矣。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淩阿奏。查連日由京城巡防處。飭運到通八旗大礮。督等分別安設各營礮臺。及通州東門城上。與東南之文昌閣地方。督僧格林

沁營盤礮臺三座○其餘各營皆有一二座不等○并西淀阿到營○幫同逐日親身督辦○於十六日傳令各營及城上挨次演放○前後各營聯絡○尚覺勢單○並將京城捐輸之礮○及京局陸續鑄成大礮○調運前來○以備添設○至沿岸村阜地方○尚有可以增立營盤○設伏誘敵之處○再行分別虛實○隨時辦理○平家灘引河已成○河身築墻處所○釘樁備料○豫備下埽○運河沈伐樹株○樹立樁柵兩道○現於上游再行釘樁一道○以期益臻嚴密○敵情叵測○由津至通二百餘里水程剽疾○夏漲將至○夷船即可突如其來○必須時時準備○恭奉

本月十四日寄

諭。前因暎咈等夷。要求各款。內有在京久駐一節。曾諭桂良等。必須阻止等因。欽此。查奴才僧格林沁。抵通以來。將東西兩岸營壘。併力經營。現已將次就緒。京師辦理巡防。所有選派各營兵將。自已豫定。與通州一氣相聯。惟在臨機聯絡策應。以期萬妥。夷情狡惡異常。而專恃者船礮。度其內犯。必不肯全舍舟登陸。而水陸兼要地方。可以與之角者。惟此間尚得地勢。且非布置十分周密。不能決勝。楊村地方。奴才曾在彼紮營。一綫河隄。馬步兵力。本難施展。一到雨水漲發。兩岸盡屬泥淤。托明阿等帶兵二千五百。力量本單。屢飭該提督等。敵人來犯。酌量兵力足制。方可迎擊。如或衆寡不

敵。使當誘令深入。與奴才等前後夾攻。詗聞該提督等紮營地方散漫。復經飭令擇要歸紮一處。各營毋許相離一里。以期敵至可以商同一氣。聲息相聞。再奴才等在通。部勒甫經有緒。若將勁兵交西淩阿帶赴楊村。此處兵力益單。而楊村地方。夷船如果乘漲而來。縱然兵力厚集。勢難施展。非有兩岸連營大礮。不能禦之。惟有仍飭托明阿查照奴才前令臨敵酌量轟擊。逆夷果敢深入。我軍便可首尾轟擊。至沿河登陸處所。即使狼奔豕突。其真夷首目等。必不輕離舟次。惟當防其分遣漢奸潮勇人等。多方誘我。牽制大軍。希圖乘間水陸並進。行其長驅內竄之志。奴才等亦派定

將兵。臨時分投截擊。斷不為其所誤。夷性犬羊。勢非一律
抵禦不已。刻下要求迴出情理萬分。若非稍示威棱。將其
鴟張。更不知所底止。㚢等飛咨桂良等。即將如何動靜情
形。刻即飛覆。以憑準備。不敢稍涉疏虞。
硃批。覽奏均悉。
僧格林沁等又奏。接准巡防王大臣函咨。侍衛圖庫爾等
官兵。於十六日赴八里橋安營。並經面奏。應調投誠義勇。
來營協助兵力。相應請
旨飭下官文德興阿。傳令勇目詹起倫。劉正發。蔡連修。帶領得力
義勇。趕緊前來通州軍營。聽候差遣。並即調令現在皖豫

軍營之京營參將龍汝元。遊擊何建鼇。督帶來營。一俟吉林黑龍江及兩盟馬隊官兵。與前項義勇到齊。足資策應。即可將八里橋官兵。仍飭回京。分撥各門。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請飭調投誠義勇赴營協助等語。僧格林沁。現在帶兵駐紮通州。防禦天津夷人竄突。必得熟悉行陣兵將。赴營差委。藉資禦敵。著官文。德興阿。即飭勇目詹起倫。劉正發。蔡連修。帶領精銳義勇。速赴通州軍營。聽候差遣。並著勝保。英桂。飭令現在該省軍營之京營參將龍汝元。遊擊何建鼇。迅速赴通帶勇。以資得力。

直隸總督譚廷襄奏。伏思此次夷務。始誤於廣東之不戰。

繼誤於上海之不撫。迨至天津。則戰固非宜。撫亦不易。比值兵臨城下。挾制多方。蒙

欽差大學士臣桂良等。前來議撫。相持已經一月。現聞俄咪兩夷。業經換約。咈夷亦已議定。惟暎夷尚有數款。最難允准之事。屢次反覆變更。誠如

聖訓。豈能聽其藐視中華。要求無厭。臣何敢徒以撫事委之桂良等。而不思愧奮。稍贖前愆。惟思北竄一語。該夷知為我所最忌。故不時以此恫喝。其實北運河上游。業已開挖引河。隔斷來源。楊村一帶。排樁五段。另釘木筏一段。又於北倉迆南。添設排樁一段。樁皆入土丈許。拔不能出。正值水勢

枯極。即使小有汛漲。船亦不能前進。斷可無虞。至於陸路。
先經臣派兵二百名。在北倉設卡盤查。以防句結內匪。復
於西沽地方。挑選壯勇五百名。扼要駐巡。該夷即使輕兵
銳進。人數有限。不難會合截勦。較之水路之戰。似有把握。
所可慮者。該夷不敢北竄而專擾天津。逼近城關。人煙稠
密。水陸錯雜。地方狹窄。本已種種格礙。且因議撫而不肯
先行舉動。人心懈弛。攻戰悉皆落後。仍與海口無異。未易
爭戰也。津城無米無水。不能一日閉關。且現飭鎮道將城
內兵勇。扼守四門。城外兵勇。屯於要路。一有舉動。四面迎
頭截殺。其船及占踞之屋。設法以火攻之。但能人人用命。

更非甚眾。尚可望制勝於臨機。天津練勇。數雖不少。用以

巡查彈壓。均屬得力。衝鋒陷陣。殊不多見。其團練紳士。除

張錦文等數人外。率皆避匿不出。屢飭地方官多方激勵。

未見有告奮勇者。

硃批。覽奏均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六